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

## 第四十回 濟寧州三女殺監河 兗州府四士逐太守

卻說呂軍師戰勝之後，斂兵下寨。次日黃昏時分，忽報拿到奸細一名。遂升帳勘問，諸將士皆集，看是秀才打扮，氣度不俗，隨叫放了綁縛，問：「汝是何人，竟敢闖入營盤？」應說：「小子有機密要稟，乞避左右。」軍師道：「我這裡萬人一心，有話就說。」隨前跪一步，道：「妾身劉氏，人稱為女秀才。向者梅駙馬鎮守淮安，因妾有法術，招在軍中。燕王南下，詐言假道進香，駙馬宣諭制拒之。燕師竟從別路過去，奪了建文帝位，哄騙了長公主手書，召還駙馬，密令譚深、趙曦刺死在筓橋之下。又各處張掛榜文，說女秀才用魔禁之術，咒詛朕身，罪在不赦，著令郡縣搜拿，只得逃向江湖。聞知青州聖姑娘娘，大興義師，為忠臣義士報冤雪憤，因此千里來投。途中又遇著兩員女將。」女秀才就住了口，以目視左右。軍師即吩咐軍校們帳外伺候，女秀才方稟道：「兩員女將，一是劍俠公孫大娘，一是女中飛將范非雲，今在監河衙門後圓通寺左住著。」

兩日在城中探聽，官員百姓都要歸降，只怕的房勝後多將勇，不敢輕動。所以公孫大娘著令妾身前來，說請軍師把房勝殺敗，趕入城內，便間就找了他的首級。不論何日，但看城中火起為號，軍師逕殺進城來，可不戰而定也。」軍師道：「這個極易。汝可到後營暫歇。」將四至更，令小兵送女秀才出營去了。

景監軍道：「此婦人之話，尚有可疑。裡應外合，全憑訂定日期，或內先發而外應，或外先發而內應，怎說不論何日？莫要是賊什麼？」軍師道：「彼係三個女流，只辦得刺殺主將，安能接應外邊？行刺又要乘機，豈可預定日子？公孫大娘一段，連我也只是雷一震稟知，餘處絕無一人曉得，彼豈能捏造出來？斷無可疑。我今用個誘虎出穴之計，彼必將計就計以待我，我又將計就計以應之，大家可定矣！」即喚葛纘、姚襄兩將，吩咐道：「今日酉刻，可各引一枝軍馬，一枝向西，一枝向南，緩款而行。到正西正南上暫住，聽炮聲連響為號，如敗兵下來，讓他過去，從後掩殺；若炮聲定後，絕不見有敗兵，即向前擊彼迎敵之師。務令軍士齊聲大喊，說房勝已被我軍師擒下了，彼必驚惶。我還有兵來接應。」二將領命去了。

軍師又遍視諸將及牙將等一會，向著景監軍說：「有一處立個大功，奈無可使之人。」小皂旗、雷一震齊聲道：「我等敢去！」王有慶見軍師回顧，心中私喜，亦前稟道：「末將承恩，收錄帳下，未有寸功，願拚死爭個功勞。」軍師道：「汝去到使得，只怕軍士不能聽命。這場功勞，非同小可，汝去點選軍士一千名，都是步戰。有了此數，卻來復命。」王有慶遂去點兵。

眾將都不服道：「王有慶武藝平常，且屬新降，其心難必，軍師怎捨我等不用而反用他呢？」軍師道：「毋得多言，做出便見。」王有慶已點完了軍，稟說：「夠一千名，都願隨末將立功的。」軍師道：「如此卻好。」就命賜王有慶全副披掛，寶刀名馬，自斟三杯酒遞之。王有慶見軍師如此隆重，出於意外，跪飲了酒，說：「末將不成功，誓不生還見軍師之面！」軍師又激獎了幾句，下令：「八百名皆用鐮刀二把，藤牌一面；二百名止帶大砍刀一把，紙火爆各一百枚，十枚一束，扣成總藥線一條，各帶火繩在手。三更時分，吶喊殺入房勝大營，必然是個空寨。汝令軍士分為兩下，在前後營門內伏於地上。待他殺進來時，上面以紙炮擲去，下面以鐮刀砍其馬足，即使步兵先入，亦砍人足，各用藤牌遮護槍刃。他若敗了，縱不許殺出，只照前伏在裡面，但有逃進來的便砍。直待大軍殺敗了他已去遠了，然後回來繳令，便是你的大功。鐮刀、紙炮，早經備辦，可到後營領給。」王有慶得計，磨拳擦掌的去了。

軍師喚小皂旗、俞如海、雷一震、餘慶四將：「汝等待王有慶去後，各領精騎六百，一向寨前，一抄營後，奮勇擊殺，我有接應兵來。那時彼必敗走，汝四人合兵追之，從後虛聲掩殺，逼他進城。若城中火起，即乘勢殺入，若無火起，不可造次，且等軍令。」又命彭岑、牛馬辛：「各領精銳一千，接應兩處，總不可殺進寨內。切囑！切囑！」諸將都領命而去。又喚張鵬領一枝軍，截殺房勝左寨救兵；盧龍領一枝軍，截住右寨救兵：「汝二將專殺他兩枝軍馬，使彼不能接應。」又顧景俞都道：「煩監軍帶領六百勇士。向適中高阜處屯駐，施放號炮，直待房勝人馬敗盡方止。看他若西走，監軍率兵反應南邊葛纘；他若南走，向西接應姚襄，毋得有誤。」景監軍大喜道：「小子看軍師用兵，真武侯復生矣！」隨點軍整頓號炮，自去行事。

軍師乃命馬千里：「率數百軍士，各備三頭火把，聽我隨時發令。」

卻說房勝正與諸將商議，說寇兵得勝而返不出，定有詭計。

忽小校來報，敵人陣腳移動。房勝登將台望之，時已昏黑，遙見兩枝軍馬，一向西行，一向南去。亟下台傳令道：「敵人分兵攻我西、南二門，今夜必來劫寨，此調虎出林之計，怎瞞得我？我就彼計以破之。」即令：「龐來興引本部人馬，去迎西門之兵；丁勝引本部人馬，往拒南關之兵。戒令毋得進戰，待我破了他劫寨之兵，即分頭從背後殺來。那時兩面夾攻，使他片甲不返！」又將中寨人馬盡行轍出，自引一枝伏於寨左，令徐政伏一枝在右，待他進寨，各分前後殺入，不許放一人走脫。

又料敵來劫寨，恐還有接應之兵，命左右兩寨參游武弁，各向前截住廝殺，使他彼此不能相顧。

分撥已定，甫到三更，果然有兵劫寨。吶一聲喊，殺進中寨。徐政在前寨殺入，房勝自在寨後殺入。只見先進去的騎兵紛紛的連人連馬都倒，又被紙爆亂打將來，馬驚人駭，擁塞寨門，進退不得。房勝道：「此賊智也。」亟令軍士拆開營寨，一湧而入。伏在地下的數百步兵，大半被馬蹄死。王有慶大呼力戰，也被亂軍殺了。寨前徐政，那有房勝應變之智？見軍士進去的都倒，又被火紙爆打得個昏暈，正在沒法，後面雷一震、餘慶二將早已殺到，左右兩寨參游武弁，各率兵馬鼓噪而出，又被張鵬、盧龍兩將分頭截殺，不能接應。雷一震輪動大斧，恍若巨靈神，勇不可當，大喝一聲，如青天起個霹靂，早把徐政劈死。彭岑、牛馬辛各從刺斜裡殺入，合兵衝擊，那些將軍都係武制科出身，從未經歷戰陣，心慌膽裂，手足無措，但見紛紛落馬；其河兵又皆市井無賴，從未訓練，那敢拒敵，唯有棄甲拋戈，四下逃命。

房勝尚在寨中搜殺伏兵，聽見號炮不住震天的響，前寨人馬已潰，只得引軍從後突出。正遇小皂旗、俞如海殺散寨後的兵，掩到面前，大呼「休放走了房勝！」房勝進退不得，回顧部下止有數百騎，大聲呼道：「退後必死，可並力向前！」遂捨命當先，率領將卒殺開條路，望西南而走。又見前面火把不計其數，鼓聲震天價殺來，遂掣身從正南奔逃。小皂旗率兵緊緊追著。那時寨前的敗兵潰向西，房勝潰而南，分作兩路了。軍師亟傳令景監軍向西，自己統率馬千里向南追趕。早有姚襄見敗兵下來，從半腰殺出，把房勝部下人馬，截去一半，剩不上三百餘騎，逕奪南關。丁勝正在等候濟南之兵，不知是房勝敗回，劈面迎殺將來，到得喊說明白，已互相殺傷了好些。才得合兵一處，姚襄、小皂旗追兵已到。丁勝道：「主帥可入城，待我當之！」房勝此時筋疲力乏，一逕叫開城門，立馬在城堵口，看望外邊廝殺。

只聽得亂轟轟傳說，帥府內署失了火，房勝回頭一望，烈焰沖天，不覺魂驚魄散，飛馬回到衙門口。那些守門軍士正在那邊亂嚷，說宅內封鎖的怎麼好。忽見本官到了，讓開條路，隨在後頭湧來。房勝吩咐救火的在外伺候，等傳喚才許進宅。

只帶兩個心腹人，敲開宅門。見兩個女人，走向前來大叫道：「夫人燒死了！」房勝方在疑惑，早被一個女人劈面一劍，砍倒在地；那一個女人，把跟隨的兩人，一劍一個，頓時完事，仍舊把門關上。原來公孫大娘等三人聞知外面廝殺，料必敗進城來，就先到監河署內，把一家老小盡行殺死，放起火來。一者是裡應的信號，二者是賺監河回署的妙計。房勝不知就裡，正好湊巧，可憐隨著燕王屢立戰功，不期此夜死于飛娘之手。

當下公孫大娘割了房勝的首級，如飛到州衙門前。知州正出堂來要去救火，忽見一女人在階下把個人頭捧來，厲聲道：「這是房勝首級，可速捧去迎接合軍師進城！若遲片刻，此即榜樣！」知州大驚。急看婦人時，已飛身在屋脊上，不知去向。

知州驗看首級不錯，令將盤子盛了，疾忙出衙前行。城中早已鼎沸，說大兵已進了西關，知州如飛迎去，跪在路旁大喊：

「知州來獻房勝首級廣卻是雷將軍的兵馬先到，叫取看一看，仍交與知州，著令在州衙等候。此時正不知軍師從何方入城，復又向

南門殺去。恰好逢著丁勝戰敗進城，左臂中了一箭，踉蹌而走。雷一震大喝道：「逆賊！待走那裡去？」腦門一斧劈下，丁勝心慌，向右亟躲，早把中箭的左臂砍掉，翻身墜馬。

小皂旗、姚襄正趕到時，見丁勝已經拿下，合兵一處。

天已大明，軍師也在後邊飛馬來了，雷一震隨上前稟知，逕到州衙前來。知州早同著各廳，並武弁數人，戰戰兢兢的一字跪下。軍師進到州堂坐定，知州便將房勝首級獻上。軍師道：「該州功勞不校」知州連忙叩頭道：「這不敢冒功。有位女將軍，從天送下的。」軍師問：「女將軍在何處？」知州道：「騰空去了。」軍師笑道：「也算是爾之功。」即令雷一震：「爾可速到監河署後圓通寺，看公孫大娘在否？」一面令人救滅了火，一面出榜安民。那時景監軍向西路追逐敗兵，大半投降，也到州衙。軍師即令查點城內降兵，又命姚襄查檢倉儲穀石（編按：石，藥石也。），二人領命而去。隨有彭岑押到龐來興稟道：「是小將活捉的。再有了勝，是雷將軍砍去一臂生擒的。這二賊是小將不共戴天之仇，當日先父聞燕兵從宮內反將出來，在市場上聚集二千義士，殺進宮門。不意被二賊從夾巷突出，格殺先父。今邀軍師神算，兩賊俱擒，並乞賜給小將，剗取心肝，祭奠先父！」軍師大喜，即交與彭岑去了。雷一震已來復命，說公孫大娘與女秀才，又有一位年少女將軍，一個十來歲的童子，都在寺內後殿吃酒。

殺的和尚屍首，七橫八豎，大半是精赤的。小將不好問得，到是隨去的軍士們，見兩個小沙彌在那裡哭，說我老和尚好意送長送短，不知怎麼惱了那個標緻的大娘。他獨自一個四更天來，把我們寺中殺盡，只饒了我兩個年幼的，與一個年老的道人。

軍師大笑。雷一震又稟：「小將蒙公孫大娘賜了三杯酒，說復上軍師，即刻起身，到濟南關下相會了。」軍師道：「如此，可將我四輪的副車，著二十名壯健軍卒送去。」不在話下。

卻說姚襄去查倉儲，總已支盡，並無餘粒。景監軍計點降兵，六千七百餘名，半是市井充的。軍師仍令各歸本業，只挑選精壯三千，付與景監軍，令帶領張鵬、牛馬辛、彭岑、盧龍四將，略定泰安、蒙陰、沂州諸處。成功之後，即便鎮住沂州。監軍道：「小子得了沂州，務看個機會，圖取淮、揚，以報帝師、軍師知遇之恩！」欣然別過軍師，率兵自去。

呂軍師駐紮數日，料理已畢，乃命小皂旗為先鋒，自與姚襄統領中軍，餘慶、雷一震、葛纘、馬千里各分左右前後四軍，俞如海為合兵，仍按五行陣法進兵，前取兗州。一路秋毫無犯，村童野叟，皆在道旁嬉笑，軍師緩款而行，時加慰勞。距城二十餘里，忽小皂旗匹馬飛至，說：「有數萬人手執黃旗，蜂擁前來，並無甲兵，不像個廝殺的。小將謹請軍令。」一望時，早見旗影飄飄，塵光蕩漾，有如雲霧一般。軍師遂命姚襄飛馬喊問：「爾等若係投誠，可著各文武官員，先赴營前稟命！」眾人推出幾個官來，跪稟道：「是迎接聖后鑾駕的。」時軍師已到，各官皆膝行叩接，為首一員稟是郡丞：「某太守前日被士民逐出城外了。」軍師問：「何無守將？」郡丞稟道：「國初以兗州府為禮義之邦，不曾設的，只有千把總三員，看守門禁。」軍師道：「太守係何人為首逐的？」答應道：「是孔氏門中秀才，今現在此。」

軍師諭令官弁等督率眾人先行，隨後止帶數騎進城，到府堂從定，令傳逐太守的秀才進見。軍師視之，兩個是道士，兩個是秀才，隨問道士何名，道士顧視秀才道：「今日不說真姓名，更待何時？」答應道：「小道先伯父是方孝孺，先父是方孝友。」軍師即立起拱手道：「都請坐講。」四人謙遜一回，分左右坐下。軍師問：「那一位道長姓氏？」方道士代答道：「這是表叔林彥清之子。」又指右邊第一位說：「是戶部侍郎卓公諱敬之子」，第二位：「是先伯父之門生太常卿盧原質之少弟，太常公也為先伯父夷族的。國變之日，林表叔向小子說：『爾伯父麻衣衰經，慟哭於廷，必有奇禍。曲阜衍聖公，為爾伯父道義之交，汝可與表弟同去投托他處，且待事定回來。』不意才到半途，即聞有夷滅十族之信。承衍聖公念先人忠節，收留月餘。有玄微觀住持清徽道士，與聖公至交。小子弟兄二人，恐有不測，情願出家。原名是方經，表字以一，聖公改為經大方，本郡都稱大方道人；表弟原名林玄暉，認作林靈素之後，改名又玄，稱為又玄道人。這位盧世兄名敏政，聞得小子在這裡，改名易姓，遊學到此，已有月餘。都是同仇，所以同逐太守。」

卓公子開言道：「小子名孝，字永思。先父為官清苦異常，因自幼定親於某同年，在兗郡做刑廳，令小子來此就姻，未到之時，已聞夷及三族，遂逃至曲阜，遇著了方、林二兄。又蒙衍聖公推愛，說小子能文，令改姓名為孔以卓，排行在彼子姪名下，進了府學。聞得青州興起義師，要建文故主復位，近又傳說濟寧已破，遂約同學生員哭廟。不期太守傳了府教官，要查我等姓名奏聞。因此一時倡義，士庶齊心，把太守抬出城外。」

方世兄早備下黃旗數百桿，領著眾道士，大呼於市，從者就有數千。那些官員禁壓不得，方在後邊跟來的。如今仰托威靈，得為君父報仇，小子等死亦甘心。」軍師道：「君等皆不愧為忠臣之後，可敬！可敬！」隨問各官賢否，答應道：「都還做得。」

軍師即下令皆照舊供職。其太守員缺，特署方經以學士兼知兗州府事。隨草露佈告捷，並題明公孫大娘，及卓永思等功績，入京授職。又查取郡、縣庫帑，鬻散來迎士庶，自回城外營寨安歇，差人探聽景監軍信息。

忽有秀才百餘，齊到營門，請軍師駕臨闕裡，瞻謁孔廟。又方、卓、林、盧四人皆至，說聖公有啟致請，呂軍師忻然從之，即令諸將守營靜候，同方學士等起身到曲阜縣去。

不因這一去，安得正名討賊，竊附孔氏《春秋》；書號紀年，竟比紫陽《綱目》。下回便見，未知看書者以為然否？